

春
張
恨
水
著
明
外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

春明外史（全十二集）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一至六集合售銀五元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

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四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二回 | 滿面啼痕擁衾依繡榻 | 載途風雪收骨壙荒邱 |
| 第二十三回 | 拈韻迎春詩情消小恙 | 放懷守歲旅感寄微醺 |
| 第二十四回 | 新句碧紗籠可憐往事 | 錦絃紅袖拂如此良宵 |
| 第二十五回 | 破屋疏龕空名傳勝蹟 | 荒城古剎幸遇晤芳姿 |
| 第二十六回 | 奇句寫情懷攫羊似虎 | 錦屏漏消息打鴨驚鴛 |
| 第二十七回 | 夢感前塵填詞傷舊雨 | 書還故主鑄錯得新詩 |
| 第二十八回 | 惜玉笑量珠舞衫撲朔 | 獻花同染指捷徑迷離 |



第二十二回 滿面啼痕擁衾倚綉榻 載途風雪收骨葬荒邱

却說楊杏園聽說梨雲不好，急向裏走。裏面黑洞洞的，便摸索着走進去，院子裏不聽見一點聲息，正面屋子窗戶紙上，露出淡黃色的燈光，屋檐下也不知道吊着什麼東西，被風吹着幌來幌去。楊杏園走不了幾步，腳底下一個黑影子望前一竄，嚇了他一跳，那黑影子竄在煤球堆上，把兩隻光閃閃的眼睛望着楊杏園。等楊杏園走近，他又跳上屋了。楊杏園走進屋子去，床上蓋着棉被，梨雲已經睡得昏昏沉沉地，無錫老三哭喪着臉，背着燈捧着一管水煙袋不住的抽煙。他看見楊杏園走進來了，勉強放下笑容站了起來。楊杏園道：「病怎樣了？」無錫老三



道：恐怕是不中了。這時阿毛正走進來，便指着他道：白天他和我說，楊老爺打算送阿囡到醫院裏去，我說那有這樣的道理？自己家裏運氣不好，怎樣倒破費人家，領人家這大的人情呢？楊杏園道：那倒不要緊，老實說，只要把人的病治好了，人情不人情，以後我們還沒有來研究的日子嗎？無錫老三道：我也是這樣想，楊老爺是最痛阿囡的，恐怕人家嫡親的阿哥，也不能這樣待他的妹妹，以後他病好了，叫他再謝謝楊老爺罷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客氣了，所以只好厚着臉，請楊老爺來設個法子。楊杏園走到床面前，伸手到棉被裏去一摸梨雲的手，熱得像火炭一樣。雙目緊閉，臉側着睡在枕頭上，那兩面灰白的瘦腮，這時轉着淡紅色，伸手摸摸他的額角，也是十分熱。楊杏園俯着身子，按着梨雲的額角，接連輕輕的叫了兩三聲老七。梨雲微微的睜開眼睛，哼



才一聲又閉上。楊杏園回轉頭來對無錫老三道：「這個樣子，人都昏迷了，遲醫一刻，病重一刻，要是等明天送到醫院裏去，還不知道病到怎樣呢？」無錫老三捧着那管水煙袋，老也沒有放下，又在棹上瓶子裏，取了一根紙煤點着，接上抽煙。楊杏園說了這句話，無錫老三吹着紙煤，將裝上的煙，低着頭深深的吸着，一句話沒說，呼哩呼嚕，水煙袋直響，一口氣將煙吸完，把煙噴出來，才皺着眉毛道：「這夜靜更深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楊杏園道：「夜深倒不要緊，我有個熟大夫，就住在這條街前面不多的路，可以先請他來看看，你們這裏有現成的筆墨沒有？」無錫老三道：「我們這兒那裏有那樣東西呢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鉛筆也沒有嗎？」阿毛道：「我倒有一枝畫眉毛的鉛筆，可以使不可以使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使得。娘姨便在鏡台抽屜裏翻了一起，翻出一枝一寸來長的鉛筆，遞給楊杏園道：



就是這個，行不行？楊杏園笑着接了過來，一面在身上拿出皮夾子來，在裏面取出一張自己的名片，把名片按在棹上，將鉛筆濕了一點剩茶，便在上面寫道：子明先生，茲有……寫到有字這裏，忽然停住了筆，想道：這下面寫兩個什麼字呢？茲有友人嗎？不對。茲有親戚嗎？更不對。茲有什麼呢？阿毛在旁看見，問道：什麼事爲難？怕大夫不會來嗎？楊杏園便笑着把意思告訴了他。阿毛笑道：這也不要緊，就說自己相好得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沒有這樣的稱呼。想了一想，只得寫着茲有梨雲校書，身染重病，今晚已極危險，弟在其私寓探候，望發仁慈，來此一視。寫完，便遞給娘姨道：你把這張名片交給我的車夫，叫他到劉先生那裏去，他就知道。娘姨拿着名片去了。楊杏園便和他們坐在房子裏閒談等着，不到三十分鐘，外面敲門。楊杏園道：阿毛，你去開門，大夫來了。阿毛

趕忙走出去，不一會兒，只聽見院子裏的得的得的一陣皮鞋響，接上有一個人喊道：杏園！楊杏園連忙答應道：呵！是是，我在這裏。阿毛早把劉子明引了進來。楊杏園道：對不住！深夜嚴寒，把你請出來。劉子明笑道：我本睡了，我看見你的名片，我早就明白，不敢耽擱，披了衣服就來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實在是對不住，我知道你喜歡吃西菜的，過幾天之後，我再來奉請。劉子明一面脫身上的西裝大衣，一面說道：我們做的是這種職業，能說半夜就不替人看病，叫病人等天亮嗎？說着大衣脫下，穿着短窄的西裝，復又除了手套，把兩隻手掌伸開，使勁擦了幾下，走到床面前，對梨雲臉上看了一眼，又伸手在他額角上摸了一下，便回轉頭對楊杏園道：請你把他胸前衣服解開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躊躇得很，嘴裏吸了一口氣。無錫老三在旁邊看見，早會意了，便道：這也

不要緊呀，還是外人嗎？這句話說得楊杏園越發不好意思。劉子明又含着淡淡的笑，一再望着他。楊杏園低着頭，不管那些，走上前將棉被揭開一角。梨雲正仰着身子，昏沉沉的睡着，楊杏園便將他上身的水紅絨緊身鈕扣兒解開，裏面是件紅條格子布小嵌肩，那嵌肩緊緊的縛在身上，上面一排白扣子，足有十三四個。楊杏園縮住了手。劉子明道：還要解呀。楊杏園只得再去解，誰知這扣子扣得十分緊，解起來費事得很，手指頭不能不按在梨雲的胸上。梨雲彷彿有點知覺，睜開眼睛看了二看，趕緊把身子望裏一翻，把手在胸前撥了幾下。無錫老三走近前來，一面和他解鈕扣，一面說道：阿囡，大夫來和你瞧病來了，你等大夫看一看罷。梨雲還是昏沉沉的，依然半仰身體，讓無錫老三將嵌肩解開了。楊杏園站在醫生背後一看，真是細膚滑玉，柔體凝脂，瑞



雪欲溶，雞頭新剝，想起從前有一個人集唐詩作三句臨江仙道：酥胸露出白皚皚，遙知不是雪，爲有暗香來。如今真是情景畢真。這時劉子明過去聽了一會脈，看了一看梨雲的身上，又取出一隻小測溫器，放在梨雲口裏。一會兒劉子明將測溫器取出來，就燈光下一看，隨口說了一句话：可是病重得很。楊杏園聽見醫生這樣說，便問道：是什麼病？劉子明道：照我看怕是小腸炎。治得早，原是可以好的，現在遲了，可是很費事。剛才我診他的體溫，已經三十九度多，病人怎樣受得了。現在且打一針，減少他的痛苦罷。說着便在提來的皮包裹，拿出藥針藥瓶之類，在梨雲腹部上打了一針，梨雲好像不覺得，仍是昏昏沉沉的睡着。楊杏園問醫生道：我打算送他到醫院裏去，你看怎樣？劉子明道：送到醫院裏去，自然比在家裏好得多，但是不妨過了明天再說。說着他



收拾東西自去了。楊杏園一看手表，已經兩點多鐘，對無錫老三說道：「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明天早晨再來。」無錫老三道：「這個時候，外邊冷得很，又是黑漆漆的，怎樣走呢？你要不嫌憐，我就拿條新被來，在老七的腳頭歪一歪。要不然，叫阿毛來，我們三個人打小牌。明天早上，還得請你費心，送老七到醫院裏去。」阿毛笑道：「三個人怎樣打牌？人家明天還有公事，讓人家休息一下罷。」楊杏園却躊躇了一會子，說道：「我還是回去罷。」阿毛道：「楊老爺的車夫，我已經打發他回去了，免得人家受凍，難道楊老爺自己走了回去嗎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也好，你們熬了好幾夜，辛苦了，我替你們一夜罷。」阿毛聽他這樣說，便在對門無錫老三房裏，抱了一床乾淨棉被來，捲了個小筒子，放在梨雲床外邊。口裏一邊說道：「這幾夜都是我陪着七小姐睡，身都不敢翻呢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今夜呢？」阿毛道：



反正燒着爐子的，我就拿一床棉被，在這外邊屋子裏躺椅上睡罷。七小姐喊起來，要茶要水，也方便些。說時，無錫老三已經打了幾個呵欠，擦着眼睛，和楊杏園道：對不住！我先要睡了。說着扶着門出去，阿毛也就在外面躺椅上，鋪好了棉被。楊杏園在裏面屋子裏，先還聽見阿毛展轉翻身，一會兒呼聲大作，也就睡着了。他將皮袍子脫了，穿着棉褲棉襖，也在梨雲腳頭睡下。和衣而睡，本來就不舒服，加上又是個生地，看着這一間小屋，對着一個病人，不免生起種種的感觸。這時楊杏園心猿意馬，那裏睡得着，睡了一會，仍舊坐了起來，便靠住床架子坐着。那邊梨雲忽然伸出一隻手來，放在棉被外頭。楊杏園趕快過去，將他的手輕輕的扶進被裏去。誰知這樣一動，梨雲倒醒了。他道：姆媽，給我一點茶喝。楊杏園趕忙就在溫水壺裏倒出半杯茶，送到梨雲枕頭



邊去。梨雲微微的抬起一點兒頭，把嘴就着杯子喝。一眼看見是楊杏園，便道：什麼時候了？你還在這裏。我睡得糊裏糊塗的時候，好像聽見你說話，你來了好久吧？楊杏園道：我已經在這裏一夜了，阿彌陀佛，你也醒過來了，你這時覺得心裏怎麼樣？梨雲道：這時候，心裏倒也清爽。楊杏園道：你還要茶不要？梨雲搖搖頭，仍舊睡下。楊杏園將茶杯子放下，索興便坐在梨雲床頭邊陪他說話。梨雲這才明白給醫生打了一針。便對楊杏園道：你別看我年紀輕，我心裏什麼事也都明白。我看我的病，決計是好不……說到這裏，眼淚像拋珠一般的落在枕頭上。楊杏園便安慰他道：你不要傷心，越傷心就病越要加重，我已經和你媽媽商量好了，明天送你到醫院裏去。梨雲道：你這番好意，我心裏很謝謝你的，不過我是沒有望了。說着默然不語，眼淚陸陸續續的在臉上



流到枕頭上去。伸出一隻手來，扯着楊杏園。楊杏園在身上取出一條手絹，替他擦眼淚，一面握着他的手，心裏也是說不出來的難受。梨雲問道：現在幾點鐘了？楊杏園道：現在已經三點多鐘了，要是在夏天，就快天亮了。梨雲道：他們都睡了嗎？楊杏園道：他們也沒有去睡好久，實在是熬不住了。梨雲將楊杏園的短棉襖一撥，看見他腰上繫着一根古銅色的絲條，說道：你這根帶子顏色很好，我很喜歡，你換給我罷。說時他伸手到被窩裏去，將自己一條寶藍色的絲帶拿了出來，給楊杏園。楊杏園明知他的用意，連忙就將帶子換了，把自己的交給梨雲，梨雲也拿進被裏去繫上。誰知氣力實在不足，就是勞動這麼一下，喘氣就喘着一團。楊杏園替他將棉被蓋上，又按了一按，說道：你耐煩一點罷，不要胡思亂想。說時，自己覺得眼睛皮也有點澀，伸着兩隻手，打了



一個呵欠，就在腳頭歪下。剛要蓋上被，梨雲翻轉一個身來，說道：「你來，我有話說。」楊杏園又只得坐到這頭來，梨雲伸出一隻手，握着楊杏園的手，好像要說話，好久又沒說出來，兩個人默然無語的，四目相視。停了一會，梨雲道：「你的心事，我現在十分明白，我是個一身無主的人，沒有什麼報答你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不要說這些話，說起來了，又要傷心。你還是好好的睡覺，等到明天，我送你到醫院裏去，快點把病治好。」梨雲道：「你可知道，前些日子，你怪我，是錯怪了。」說着長歎了一口氣。楊杏園看見他病得這個樣子，說出這句話來，也慚愧得很。說道：「我也後悔。」說着替他將耳朵邊的亂髮，理了一理。低下頭輕輕的說道：「等你病好了，我再想法子。」梨雲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那也看造化罷了。」我有一樁事託你，你可能替我辦到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你只管說，憑我的力量去辦。」梨雲道：「我還有



一個娘在蘇州，你是知道的，請你寫信，叫他趕快來。我知道，我是好不了的，母子能見一面，那是很好，就是見不了面，也好來替我找一塊土，把我埋了。儻子裏的人，都是用四塊板裝起來，亂丟在南下窪子裏的，我看見過兩回，真是作孽煞。不想我……說到這裏，眼淚再也禁不住，又嗚咽着哭起來。楊杏園無論怎樣心硬，聽了他這一番話，也禁不住洒了幾點兒女子的眼淚。便說道：「你的病，還不那麼重，不要望窄路上想。叫你母親來可以不必，你放心，你萬一怎麼樣了，這個事情，也不至於連累你可憐的娘。我難道就忍心……唉，但這是絕對沒有的事，不要胡說了。」梨雲嗚咽着道：「你的話，我也明白了，我說句不害羞的話，我就把你當自己的阿哥一樣，我死了，你若是能替我殮葬起來，我在陰司裏也保佑你。不過你在北京，雖然常常到我坟上去看看，但是你



總是要回南邊去的，到底還是個孤魂野鬼。梨雲嗚嗚咽咽這樣說下去，雖然一大半是小孩子話，偏偏句句都打在楊杏園心坎上。說道：你既然這樣說，我索興不顧忌諱了，你真要怎樣了，我一定送你回南。我祖墳旁邊空出一丈地來，你先佔五尺，將來那五尺就是我的。不過祖墳邊是不能容外姓人的，我可要做些對不住你的事。梨雲聽了這句話，反而住了哭，當真把這樁事商量起來，一邊哼着，一邊說道：我也顧不得高攀了，能這樣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？不過我是僮子裏的人，不敢做人家的正主的，你將來娶了太太，養了少爺，你少爺上墳的時候，叫我一句阿姨罷。梨雲說時，不覺得累人，話一說完，又累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喘將起來。那外邊阿毛翻了一個身，模模糊糊的，說道：哎，楊老爺還沒有睡嗎？說完這句話，他又睡着了。楊杏園恐怕他聽見了這些話，